声明此作是为纪念跳入湘江的妻子。缙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为“古代对丝织品的统称”。缙书，亦是子弹库帛书刚出土时，从“土夫子”到古董商对之的称谓。而后来，蔡季襄写给商承祚的信中称，在自己不肯接受柯强的奠仪后，“他看到我放在桌上的《帛书考证》就拿起看，看后称赞不已”——此际的《帛书考证》，大抵就是1945年1月湖南省涟源县蓝田镇刊石印本《晚周缙书考证》。聊到书中的“□□”作何解释。蔡回称，字迹不清，无法考证。柯强遂称自己有“美国最新式的照相机”。在老傅的“竭力赞成”之下，蔡季襄终于带着帛书原件，三人一起前往柯强位于林森中路（今淮海中路1202号至1218号）的盖司康公寓（现称淮海公寓）寓所。哪知道柯强找出相机摆弄一番后，声称还是照不清。还让蔡季襄对着镜头一番探看。蔡看了以后感觉“果然看不清”，就问柯强：“怎么办？”柯强回：“蔡先生不要着急，我有个好朋友专门研究红外线摄影的，今晚我去他家借个好镜头，保证能够把模糊的字照清楚，但是你要把帛书放在我这里，等明天照好了就拿回去，请放心吧！”急于把文字照清楚的蔡季襄轻信了柯强，将帛书留下。次日，他同傅佩鹤同去取帛书和照片。此时的柯强竟然称，借来的镜头还

急于把文字照清楚的蔡季襄轻信了柯强，将帛书留下。

是不够好，大清早有位即将回旧金山的美国空军上校朋友前来辞行，遂将帛书托付他带到美国去拍摄了。柯强见蔡着急，于是称自己是好心，且愿意将帛书定价，写一张契约，暂时给蔡美元1000元作为保证金。还假客气地说，“不知蔡先生的意下如何”。非常气愤又无可奈何的蔡，只听得耳畔有人说：“现在帛书已被他带到美国去了，他拿什么东西退回你，柯强是美国派来的情报员，在上海有权有势，你惹不起。”那是傅佩鹤的解释……

而后，傅佩鹤还说，不妨将契约定价10000美元——1948年的美元，反正在傅佩鹤等人口中是“美金”，特别值钱。可在蔡季襄的感受，心如刀割。他遂反复前往柯强寓所讨要帛书，直至有一天，敲开门，却不见柯强！柯强的佣人出来说，“柯强先生昨天家里来了电报，说他的父亲死了，今天早晨乘飞机回美国去了”。蔡问他柯强什么时候回上海，佣人答复：“不晓得。”这时，蔡才终于彻底明白，“帛书被美国强盗抢走了，是柯强伙同金才记老板和店员傅佩鹤设下的圈套，把我害死了，悔恨莫及”。

他在美国亲见帛书

在帛书落入美国强盗之手

后，蔡季襄在囊中金尽后，垂头丧气回到长沙。听闻长沙湘鄂印刷公司经理吴受珉的儿子吴柱存是柯强学生，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。于是去信求助。隔了很久，吴柱存回信，说与柯强见面后，柯强绝口不提退还帛书，只说协议上定的1万美元价格太高，只愿出6000美元，希望蔡季襄把价格压低一下。蔡季襄要求退回1000美元定金，希望柯强寄回帛书。终究杳无音信。

真正将帛书带往美国的所谓“美国空军上校”，系“中国通”舒尔特斯。此人1934年至1938年在北京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任教，1938年至1941年回美在华盛顿大学东方学系任教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舒尔特斯再度来华，在飞虎队情报部门工作。1946年7月，舒尔特斯受柯强委托将帛书带往美国，最初密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，过了许久，才得以拍成照片。而蔡季襄手中，唯一一册自己的著作《晚周缙书考证》。有说法称，早在1947年夏，蔡季襄曾将《晚周缙书考证》带到南京，但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未予重视这一“发思古之幽情”的作品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，金从怡逃往香港。自其父亲金才宝于民国初年靠给京沪古董商保合拉纤之积蓄，于五马路江西路